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追寻时间

两亿七千万年？我问正在石林间行走的朋友。

他是我们的老乡,曾经在我所在的县工作,后来考到了云南,并定居于此。他听了我的问题,并不惊讶,而是肯定地答复道:是的,两亿七千万年。

这是个我根本不可能想象和理解的关于时间的概念。太过漫长,太过亘古,太过遥远与虚幻——很多时候,我们由此感觉,它已经只是一个概念,而非一个实体;或者说,对于我们,它是否存在过,也未尝可知。

但是,身处石林,我却执着地想着这个问题。一个小时前,我们还在飞机上。然后我们沿着高速,像一枚石头,滑进了石林。到了石林,你只可能是石头。石头之外的一切,都被石头所覆盖、淹没和消解。石头成了这片大地的最终和唯一呈现者。

它到底呈现了什么?在溶洞之中,在石笋与高大的石柱之上,在依然滴落却仿佛永远悬在空中的钟乳滴前,在几乎如根须般生长着的三十万公顷的或大或小、或老或幼、或枯或润、或丰或削的庞大的石头家族里……它,或者它们到底呈现了什么?

是那些被游客们津津乐道的各种动物、植物造型吗?

是那些被各种灯光照耀的被题上各种名字的景点吗?

甚至是那些在各种造型与各种景点之间,拍照,流连,欢呼,感叹的游客吗?

我又想问老乡了。但他也正在替同行者拍照。我只好默默地走在众石之间。我走着走着,遍身沁凉。周围的人都慢慢消失了,只有隆起的石头,半坐的石头,抬头的石头,低眉的石头,俯卧的石头……众石正蜂拥而来,它们气势如虹,却静穆沉着;它们广大无边,却各呈姿态。我就行走在众石之间。我问石:你们到底呈现了什么?

时间。石头们回答。对,时间。这是唯一却真理般的答案。石林的存在,唯一呈现的便是时间。而时间,更多的时候,它并不以我们所能感知的物象呈现。只有在石林,我们才能从这些两亿七千万年以来一寸寸生长起来的石头上,追寻时间,追寻那些早已消散在宇宙深处的烟尘。

而时间,到底是什么?两亿七千万年,倘若我们将每一年折算成一毫米,那么,将它平展开来,就是二十七万米。这每一毫米,都曾惊心动魄,都曾地动山摇,都曾沧海桑田,都曾跌宕起伏。从最初汹涌的海水,到海水退却之后亿万年的思念;从最初刚刚萌生的那一颗颗小石子,到这众石密布的广大石林,时间,两亿七千万年的时间,就隐藏其中。表面上,它们冷却了,成了石头;而我们无法感知的,是它们依然在进发、燃烧、成长、撕裂,或者说将来有一天终于会爆炸的巨大的激情与粗犷的力量。

石林依然在生长,只是这生长,我们渺小而短暂的一生,根本无法感知。相对于两亿七千万年的浩渺时间,人生一痕,几乎无迹可寻,也无迹可留。我行走在石林之中,想象着这些地下的石,它们就是黑暗中时间的花朵;而地上的那些石,则是地下这些花朵探出黑暗送给世人的一脉风情。时间是无情的,经典物理学认为:时间就是一种运动。两亿七千万年来,石林一直在运动。因为运动,所以呈现。而从时间中穿越而过的人类则相信时间也是有情的。时间有情,所以才会出现波峰与浪谷,才会出现一瞬间的停顿和凝望。波峰间,正定格着那些逝去生命的影子,浪谷里,则时而会涌出后来者的目光。而停顿,则让人类有了思想;凝望,则让生命获得了守住过往时间的绵长。

阳光照在石林上。我们进入石林,又从石林里出来。我们在两亿七千万年的时间里逡巡,叩问——石林,到底呈现了什么?

其实有解,又无解。老乡回答得最为独特:我从故乡到这石林,如同一块石头,行走了两千万里。这两千万里,就是时间。它跟石林的两亿七千万年一样长,一样久远。



洪放,桐城人,中国作协会员,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◆书心书影

君自故乡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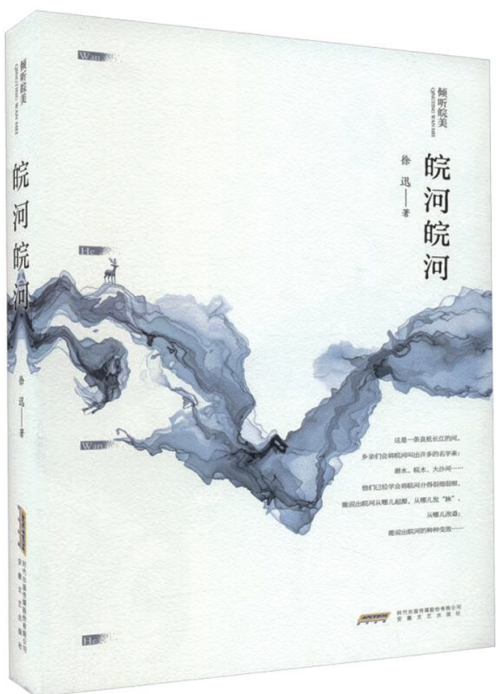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徐迅《皖河皖河》有感

张利

地处皖西南的潜山市,别名“舒州”,春秋时为古皖国封地,山称皖山、水称皖水、城称皖城,安徽简称“皖”即源于此。境内天柱山,汉武帝时封为南岳。汉唐时期,潜山堪称中国名闻遐迩的地界。至清时,所属辖地安庆为洋务运动的重镇,1861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,是清末洋务运动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、清政府创办最早的近代武器的军工作坊,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开端。科学家华蘅芳曾在此主持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“黄鹄”号。历史上在潜山留下的文人笔墨和故事不胜枚举,汉唐尤多。近代以后,安庆政治地位下降,潜山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但历史留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,依旧默默流传。

在潜山境内天柱山脚下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仍保留王安石、黄庭坚等前贤的大量诗句。当代描写古皖国潜山市的文字不多,最著名的要数余秋雨的那篇《寂寞天柱山》,余秋雨先生感慨天柱山的秀美而寂寂无闻,文章发出来之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天柱山的知名度。

徐迅是潜山人,他热爱自己的家乡,也是当代写潜山的大家。他用自己的笔倾诉着对故乡无尽的质朴的热爱,并以自己的热情倾注文字感动更多的人。《皖河皖河》是徐迅的一本写故乡人和故乡事的散文小札,其中况味与王维古诗句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有异曲同工之妙,都非常深切地表达了离家在外的游子对故乡深沉的情感和牵挂。而徐迅是在更深更广的层面把故乡的人和事细致描绘出来,似乎在隔空一一回复王维对故乡的关切,更是抚慰每一个离家的游子对故乡的牵挂。



《皖河皖河》徐迅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版

徐迅的文字非常朴实,每个字又似乎力有千钧,这让故乡的情感自然厚重起来。故乡的风土人情通过每一个朴实而厚重的文字氤氲开来,弥漫着徐迅对故乡的一片深厚、朴实的情感。故乡就是那开满金黄油菜花的村庄,那里有“浓浓的油菜花香”,有“油亮的菜籽”,有



◆人间小景

林嫂和她的冷饮批发店

明前茶

形,一般人可以灵活转动的肘关节,她转到一半也会咔地停住。林嫂说:“还得感谢馄饨店的老板娘来提醒我,才知道开冷柜取冷饮一定要戴上棉手套,不能图省事、怕麻烦。”

如今,冷饮批发生意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,一条街上开出了两三家这样的店铺。单支冷饮批发的利润已充分摊薄,小店能静悄悄地活下来,都是靠服务态度,靠进货的眼光。林嫂的终极武器,就是买了100来个保温桶,这帮助她锁住了一批VIP客户。林嫂还准备了一个小黑板,顾客对冷饮有什么意见,可以直接用粉笔写在上面,让所有人都看到,她也一定会改进。有的客人埋怨说,这一批奶提子的葡萄干含量偏低,感觉牛奶的含量也偏低了,因为口感不再那么细腻软糯,下一次林嫂就会从善如流,重新找别的品牌来进货,有的客人还会目测某雪糕长度比以往短了一两厘米,林嫂在旁边回:“您观察得真仔细呀,原来这雪糕是75g,现在出厂是65g了,厂家不想提价,原材料涨了,只好让雪糕重量缩水。”她的诚实让人在这大实话后面,画满了滑稽的笑脸。

林嫂有两个孩子,大儿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,小的还在满地学步,每天,我下班时都能看到林嫂,她要把小儿子拴在背上,在开冰柜为大家取货,要么哈着腰,用一根布带子兜着小儿子的胸肋,教他蹒跚学步;要么,她就坐在小方桌前,垂着头,紧盯着大儿子的笔尖,耐心纠正他拼错的英文单词,她几乎是没有一分钟是闲的,脸上却总是微带笑意,没有一丝不耐烦。我曾经问她:“上哪里养出了这一汪好脾气?”

美味的“雪湖藕”……由朴实的文字近似白描出来的意象是最熟悉、最可亲近的故乡,品读这样的文字是远游的人回到故乡的感觉。这种亲近的感觉,是扑面而来的,有视觉的五彩斑驳,有听觉的乡音袅袅,更有味觉的五味杂陈,它们共同构成故乡完整的生机勃勃的空间。

徐迅写故乡的文字是自然的,透亮的,如同悬挂在皖河之上的月亮,照历历史上曾经踏进这条河流的人们。他们也是来自这故乡的人,他们是王安石、黄庭坚、苏轼……是在这片土地上停留的每一个人,他们是属于故乡和故乡人的久远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遗产,也是游子内心永远的那份自信的来源。徐迅想把他们都写进自己的文字,因为他爱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,文字自然地流淌,人物也自然而然地一一呈现,他们出现在徐迅笔下的皖河里,从远古流向现代,非常自然,没有丝毫的浮夸和吹嘘,更多是已经融入血液里的自信。他写徽班,从广州梨园会馆的碑刻写起,令人信服。“‘南国艺兴隆,北都弹戏香,梨园佳子弟,无石不成班’。这‘石’,指的就是皖河冲积的平原,河水流进长江的入口——石碑。”人文和地理就这样自然融合在一起。

徐迅的文字还是饱含真情的。念兹在兹,有“拊我畜我,长我育我”的父母,也有回娘家的新娘子云儿,还有不是土生土长的皖河人乌先生……真情流露体现在那些印在记忆里的人和细节里。父母的恩情如同三春之晖,无法报答,也不敢言报答。因此,在写父母的时候,只有满心的感激和虔诚的赞美。他写母亲的劳作是幸福的快乐的,而母亲在儿子的眼里是完美的。比如他写春天榨菜籽油,自己“打翻一只菜油桶,喷香的菜油流了一地,土地上留下了一坛黑斑。母亲飞快地捞地上的油,时还还用嘴舔着。但没有人注意,乡亲们都忙着防汛去了。”寥寥数字,把母亲爱惜粮食的情态生动地描摹出来,也写出了自己内心对母亲无尽的热爱。

在这个流动性大于稳定性的时代,他乡成故乡,故乡成远方,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圣地,那就是自己的故乡,永远难忘。

百岁岳丈七旬婿

白晋

黎明河蜿蜒如蟒,扭腰撒胯穿过城市,一路轻歌而去。

年后,忽一夜春风,吻得那河堤两岸花红绿柳,芳草萋萋。青草丛中,绿杨影里,参差几栋高层,款款汇成了个小区。

因临水,小区便叫了水岸家园。

小区玲珑小巧,却也有花,有草,有树,有林荫小道。邻居们热忱,瞅准楼下空地,见缝插针侍弄出片小花园。从春分到重阳,那些个郁金香、蝴蝶兰、千日红、波斯菊,皆竞相争妍,开得如火如荼。

才吃完早饭,小区一阵沸腾。红男绿女们提袋拎包,行色匆匆赶去上班;孩子们系着鲜艳的红领巾,一个个呼朋引伴掠过小花园,轻轻松松地奔向学校。一个头发苍白,戴幅银边眼镜的大爷,步履匆匆穿梭在热闹的人流中,又有个扎了马尾的小女孩,辫子一甩一甩地,蹦蹦跳跳走在前面。小女孩不时回头,莞尔一笑道:“爷爷快走,爷爷来追我呀!”大爷肩背着花书包,晨光里呵呵声洒满一道。邻居们笑盈盈地望着这一老一少,羡慕的眼神河流一样汨汨流淌着。

隔天,红日西斜,又看见了那位白发大爷,却换个比他年龄更大,更显沧桑的瘦弱老人,两人沿着鲜花满岸的黎明河,不紧不慢,一边散步,一边耳语。日子长了,听邻居说,那戴眼镜的大爷是位退休教师,今年七十五岁了,每天被他亲亲热热搀着散步的老人,已然百岁高龄,却是他的老丈人。

一日,风轻云淡,黄菊怒绽,我领孩子在楼下做游戏,那百岁老人倚在小花园边的长椅上闭目养神。我才悄悄走近,老人忽瘪着腮说:“晒太阳好呀,万物生长靠太阳呀!”我颇觉意外,心说,百岁高龄了,还一点儿不糊涂呀!趋前几步,欲与老人交流几句,但老人耳背,答非所问。不一时,又见他直了直身子,提高了声音说:“现在的江山,是毛主席领导着打下来的。抗美援朝的大军,是从丹东进入朝鲜的……”我暗自吃惊,多少年过去了?老人对毛主席和志愿军还这般深情呢!

倏而几天,恰逢日落,又在河边遇见了这翁婿俩,远远便听老人对女婿说:“晒太阳好呀,万物生长靠太阳呀!”那白发苍苍的女婿轻声附和道:“是呀,是呀,咱要多晒太阳。”渐走渐近,老人还在对女婿说:“现在的江山,是毛主席领导着打下来的。抗美援朝的大军,是从丹东进入朝鲜的……”女婿立即接道:“是呀,是呀,咱爸记忆力真好,对历史可真了解呀!”岸边,斜晖脉脉,为慢慢远去的翁婿,披上了一层七彩霞光。

随后方知,老人原是位志愿军老兵,经历了九死一生才回到山东老家,七十岁便来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。春去秋来,整整三十年,每天翻来覆去都和女婿说着“万物生长靠太阳,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”这几句闲话,女婿从四十多岁的盛年,每天乐呵呵应和着岳父,陪伴着岳父,直到白发苍苍。

刹那,我半晌无语,一股难以言状的滋味,忽如潮似浪涌上心头,一时父亲的身影,瞬间就如灯影摇曳在了眼前。为谋生计,我们姐弟天各一方在外闯荡,母亲丧逝后,故乡那四间瓦房的老屋里,只剩了老父一人与青灯为伴。

有阵儿,父隔三岔五便打电话来了,其间无非问问我的工作,孩子的学习,可这么几句闲话,父却要囫囵啊囵,磨蹭上十多分钟,让我不胜其烦。现在想来,父已渐渐年迈,又长年孤守,平日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,若不趁机在电话里和儿子唠唠几句,他的心里该多寂寞呀!而我,总是在意自己的心情,却常常忽略了父的感受。我更未曾想过,父那“在外少喝酒,身体是最重要的”唠叨里,该倾注了他的多少善意和关怀呀!

岁月如此易逝,倘或一日,我们弯腰驼背,步履蹒跚地漫步在夕阳下,是否希望自己的身边,也能有个像七旬白发女婿那样倾听、应和着我们唠叨的人呢?

